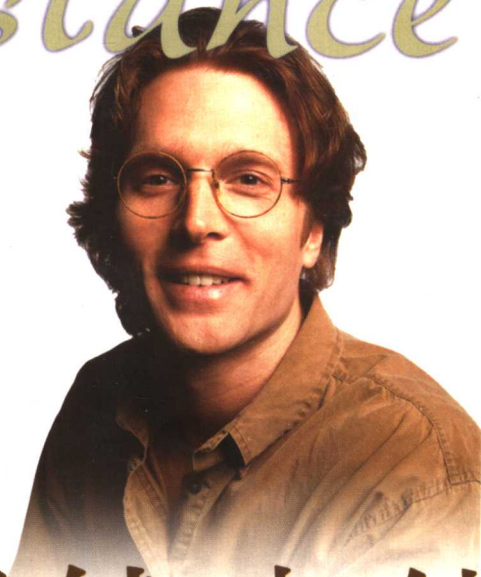


[加拿大] 卡罗尔·希尔兹著 孙 骊译

Happen- stance



偶然事件 丈夫的故事



上海译文出版社

[加拿大] 卡罗尔·希尔兹著 孙 骊译

偶然事件

丈夫的故事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偶然事件/(加)希尔兹(Shields, C.)著;孙骊,裘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9

书名原文:Happenstance

ISBN 7-5327-2756-4

I. 偶... II. ①希... ②孙... ③裘...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7140 号

Carol Shields

HAPPENSTANCE

Copyright:1993 by Carol Shield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ella Pomer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

right:2001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1998-077

偶 然 事 件

[加拿大]卡罗尔·希尔兹著

孙 骊 裘 因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75 插页 4 字数 350,000

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7-5327-2756-4/I·1602

定价:24.00元

译 序

拿起这本书的读者不经意间可能会发现这是一部结构颇为巧妙、能从两头读起的小说。当然,也许法国人并不觉得有什么新奇,因为法语中早已有了 *dos-à-dos* 一词,现在也算进入了英语,即“背靠背的书”。



丈夫的故事

从一头开始看,故事围绕着丈夫杰克·鲍曼展开,讲述他在妻子布伦达因事离家一周时间里的种种经历,包括处理一双儿女的衣食住行、教育充满着少年拧劲的儿子、写书过程中遇到的挫折、收容遭受婚变的老友、参与帮助自杀的邻居以及种种意想不到的事。杰克是一个成就不大的中年历史学家,说“历史学家”也许是过誉了,但他毕竟是担任了芝加哥一个不大的地方史研究所研究员职务,我们就姑且这样称呼他吧。在杰克身上有着不少知识分子共有的特点,或者说是弱点。一方面他自视颇高,对周围的人或事容易产生这样那样的看法,同时性格内向,因此处世可谓是落落寡合。也可能是正因为如此,他对自己也常常不很满意,敏感多虑,可以说是整天在和自己争吵,行动当然也只能是踟蹰犹豫了。故事进行的一周里,他正在绞尽脑汁设法完成研究所要求的写作计划——一部有关印第安人商贸史

的著作,只是下笔踌躇,尽管挑灯夜战写了又写,自己却难以满意,因此进展缓慢,难以按时交稿。而正在痛苦之际,却发现自己学生时代的情人已就这一题材完成了专著,行将问世。这自然是一大打击,迫使他不得不考虑放弃自己的写作,心中之痛苦自然是难以言表。偏偏工作上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他惟一的烦恼。平日主持家务的妻子走后,家中变得一团糟,进入少年发育期的儿子整天闹别扭,小女儿虽说温柔殷勤,但在他眼中性格过于柔弱,且有长得过胖的危险,这些都成了他的心理负担。具有杰克这种性格特点的人自然不会结交许多朋友,他生活中的惟一密友,也是总角之交的伯尼平时还可以和他交流交流思想,谈些知识界喜爱的不着边际的问题,但此时恰遇妻子出走,非但不能给他安慰,反而需要他的呵护、劝慰。在这多事之周里,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意想不到之事发生,使他焦头烂额、不知所措,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如果读者刚好是从另一头打开书,那就会先看到杰克妻子布伦达的故事。两个故事相互独立,但无疑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一个整体。这就是作者别出心裁之处。布伦达出身低微,生父在她未出世时就已离家出走,母亲是昔时在美国常常遭受歧视的波兰人后裔。她本人没有什么高学历,工作也只是打打字、管管简单的文档,尽管她不乏智慧,也明白事理,但在这样一位女性身上本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能拥有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做好相夫教子的“本职工作”就算一生没有白过了。这些她都做到了,而且应当说在如何看待孩子这一问题上,她比杰克要聪明得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性格开朗活泼,也许是从她那一生命途多舛,但生性乐观的母亲那里继承了爽朗向上的精神,她能从周围世界中找到许多乐趣,在生活的不同时期结交许多可以无话不谈的好友。特别是在孩子渐渐长大,自己有了更

多空闲之后,她在参加手工制作拼花艺术被的活动中,逐渐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发现自己在这一方面有相当的艺术眼光与才能。她所制作的拼花艺术被屡屡得到行家好评与奖励,从而更加激发了她的创作欲与表达内心感受的欲望。故事开始的一周里,她远赴费城参加一个拼花艺术家大会,开始了她一生中第一次离开丈夫与儿女的独自生活。但很快意外事件就接踵而来,眩晕发作难以支撑自己。在偶然之中遇到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工程师,在种种因素作用下,竟然与后者发生了关系。紧接着又是一连串情景喜剧式的遭遇,使她几乎成了另一个人,直到最后投入在芝加哥机场迎候她的杰克怀抱里,才又感到昔日的布伦达终于归来了。

杰克和布伦达是一对普通的美国夫妻,过着普通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本来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行为。但就是这样一对普通夫妻一周的分离生活,经过作者巧妙的构思与叙述,让多个看似偶然的事件交织成了一个曲折起伏、有声有色的动人故事。说到底,人生本多偶然,人生本身也可说是一种偶然,但能把偶然的事组织得合情合理,描绘得有血有肉,似乎生活就应当是这样展开的,这就得归功于作者对人生,特别是人际关系的洞悉力,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理解和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功夫。西方有学者曾断言“性格即命运”。我们也可以看到发生在本书主人公身上的诸多偶然事件,其实多半和人物的性格有着联系,作者似乎就是以此为线索将整个故事串到了一起,使我们觉得它有趣可信。在这一点上,作者是十分成功的,她对书中的一些陪衬人物着墨不多,但这些都是活生生、各有特性的人物。他们的存在大大增加了故事的可读性。

我们觉得这是一部值得推荐给广大中国读者的作品。老年人读来会感到有趣,因为主要人物的经历,特别是内心世界的活



丈夫的故事

动,都会是自己所熟悉的,可以唤起对往昔的种种回忆。中年人读此书,会感到这些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身边的事,很难不产生种种共鸣。而年轻人读此书,不仅会被故事的情节所吸引,也会增加不少对人生真谛的理解。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将本书译成中文,与广大读者共飨这部加拿大成功女作家希尔兹的又一杰作。

译 者

2001.10.20

偶
然
事
件

第一章

在餐馆里，杰克很想告诉伯尼有关哈丽雅特·波斯特的事，这是一个他曾一度与之相爱过的女孩子。他很想把头搁靠在桌面上，大声呻吟泄愤。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叉子插进了一个意大利方饺中，同时温和地说道：“历史是由结局构成的。”



丈夫的故事

伯尼并没有在认真听；他今天是远不可及，双目茫然，了无表情，手指扯着一角发干的面包片，透过窗子看着一片寒雨下的大街。有差不多一年了，他们在每周五中午聚餐时的话题都是如何界定历史。什么是历史？它有何用？杰克意识到也许伯尼是谈够了历史了。够了就是够了，应当适可而止，就像杰克的妻子布伦达会说的那样。

“历史是研究终结的学问，”杰克说道。他戳戳边碟里的凉拌菜，其中有生菜、洋葱、芹菜和小红萝卜。“历史不只是故事的展开。它也不是故事本身。它是故事的结局。”

“哦。”伯尼的眼睛又转过去对着那一方没有帘子的窗户，流淌着的雨水和内部蒙上的一层厨房油烟使之格外不透光。“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得出这样了不起的结论的呢？”

“昨天。昨晚。午夜时分。我悟到了历史的终极意义。我

终于突然发现了它究竟是干什么的。各类结局。”

“各类结局？”

“是的，各类结局。”

“突如其来地？”

“你可以这样说吧。要不你也可以把它称做是来自经验的推力。”

伯尼毫不掩饰地嗤嗤一笑。

“来吧，”杰克说道。“要笑你就痛快笑吧。我这次可是认真的，和以往不一样。”

“和以往不一样。”

“历史只不过是人类对结局的承认。历史——伯尼，你听好——历史是在一堵玻璃墙上按上个拇指印，这样你就能看出是墙了。它是一个时代的结论，它又界定和创造了这一时代。”

“我有一种感觉，你事先已经把这都演练过了。也许是在早上刮脸的时候吧。”

“让我问问你，伯尼。关于历史，我们都记住了些什么？不，别管我们——随便是哪个走在路上的普通人，关于过去又能记住些什么？”

“我就是走在路上的普通人。你告诉我吧。”

“我们记得的是那些条约，而不是那些战争。我对吗？你得承认这一点。我们记得那些砍头的事，但不记得那些叛乱。我们出自本能选中并保存起来的是那最终的、急剧变化的一幕。你可以说，”他停顿了一下，“所有故事的结局都包含在它们的起始之中。”

“我想这已经有人说过了吧。诗人埃利奥特不是……？”

“但是结局就是故事。不只是那最后的签名。就说法国大革命……”

“我们早已经用它作过例子。有好几次了。”伯尼往后靠了靠，吃了他那份小牛肉加面条后感到有点昏昏沉沉的。“上星期我们讨论了法国大革命。还有再前面的那个星期。你记得两周前你给我上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课程吗？有关什么自由思想的大灌输？强行塞进欧洲那衰老松弛的屁股里？”

“不对。”杰克把盆子推开，打了个不出声的嗝，胸中感到一阵阵胃气痛。经过了二十年，罗伯托餐馆做的饭是每况愈下，并无提高——真是个奇迹，它居然能维持下来——而研究所周围的老街区，那些破烂的街道、木板封门的前洗衣作坊以及连蒙带抢的贩黄店，正在从六十年代居主导地位的那种不失身份的衰微色调演变成更为可怕的景象。眼下，暴力的威胁随时存在，即便是在日间；还有疾病，上周末一次晚会上有人——是谁记不清了——告诉他人可以从有裂纹的餐盆上感染肝炎，还有其他天知道的什么疾病。再说，杰克对于意大利菜那种多含淀粉的单调乏味已经变得害怕了；它的一切特点，那种单一的湿漉漉、软绵绵的质地，那种散乱多汁的外形——看到它，闻到它就会使杰克的心猛地一沉，猛地一揪。真的有过那么一段时候，他问自己——当然是有过的——意大利菜，即便是芝加哥的这种冒牌货，也曾经像是一张见过世面、懂得世情的护照吗？见过世面、懂得世情，嘿！真的仅仅连它们的那些名称——什么坎内洛尼斜方馅饺、尼奥基肉馅团子、拉萨尼亚宽面条——也曾经满溢着浓烈的、热得冒气的情欲冲动吗？你只需把餐叉戳进候在面前的，正在溶化的莫泽雷勒奶酪，那你就算是到了那种境界了，真是哎哟！

一九五八年，杰克在罗伯托餐馆第一次吃到匹萨，也许就在这同一张桌子上。是放蘑菇青椒馅的匹萨。伯尼·柯尔兹和他在一起；这是他俩一生中的第一张匹萨；谁也不知道怎么点了



丈夫的故事

这东西。杰克当年是二十二岁，就将和布伦达·普瓦斯基结婚。那匹萨——菜单上写的是“匹萨攀”——端上来时下面托有松软的圆形厚纸垫，像是一个闪烁发光、带有金色和绿色碎点的深红色小型转轮焰火。他们是不是该用叉子吃它呢？他们颇费了一番心思，装模作样有如思考哲学问题那样，直到突然间在一阵颇为滑稽的勇气支配下，他们用自己年轻的、一点也不发颤的上等人的手指把它拿了起来。那味道令人大失所望，不过是馅饼皮上涂了番茄调味酱，黏黏的，还没有熟透，虽然当时两人谁也没有说出这样的意见。

非常可能，杰克想，伯尼对罗伯托的菜也吃腻了。他得考虑自己的溃疡病；这些日子伯尼主动去点菜单上最清淡的菜肴，而且至少是试着减少酒量。有一段时间了，杰克一直想鼓起勇气宣布说现在他们有能力享用超过六块二毛五的午餐了；伯尼已经有了终身职位（虽然杰克从伯尼在这问题上的缄默猜想他还升不了正教授，至少今年还不行。）；杰克在研究所里已内定将出任调查研究主任之职——这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事实。他们理应享受比这种油腻菜肴和纽约州产的劣等葡萄酒更为精美的食品，装酒的酒瓶玻璃满是气泡。他们应当对自己更大方一些，提高一个消费档次——怀旧之情并不是最重要的——另找一个桌布有人洗干净，侍者不要这么像打手的地方。这里的意式面条调料中含有食品添色素，也许会致癌——这一点杰克可以根据浸渍在菜盆光滑的圆形表面上那些洗不掉的粉红色涡旋纹作出判断。每周五，这地方挤满了臀部肥大的秘书和悲伤叹息不已、只知自身存在的学生恋人；杰克看见这些恋人对后墙上那幅灯光下的意大利波谷风景壁画如此乐意接受很感痛苦。杰克几乎要对伯尼说，该是换换地方的时候了。但是他并没有说出口。

总有些什么使他打住。伯尼有可能不接受；他可能很难对

付，他总是有点刺头刺脑的，一种难以捉摸的平民精神是他那张苍白、缺少个性、难以捉摸的雀斑脸几乎无法掩盖的。这样说来这种无产者聚会的破地方对你是有失身份啦！伯尼会这样想（但并不说出来）。所以说啊，你和布伦达和孩子们既然躲进了榆树花园那样的城郊小区，你就眼巴巴要去更像是乡村俱乐部的地方了。不是吗？伯尼的满腹牢骚、不讲道理的情绪已经积累加温好多年了，不时有劈劈啪啪的小发作，其开始的日子据杰克想是在伯尼的妻子苏决定重新去上医学院之时。但是近期以来，这种情绪的发作频率增高了——而且杰克并不是惟一注意到这种情况的人。伯尼现在是公开卖弄他的那种悲观情绪了。布伦达在夏天稍晚的日子里见到他时，觉得他举止有点古怪；不知是他说了什么，或者是做了什么，她无法指明，但总觉得有点不对劲。看来不像是哪个单一的原因，尽管有可能是那时隐时现、紧跟在伯尼身后的五、六个魔影中的任何一个——事业受阻，和妻子苏的关系，寄住在查尔斯顿医院里的弱智女儿。（杰克也有自己的那一群飘忽不定的魔影——谁没有呢？——因此他能理解。）



丈夫的故事

不管伯尼的低沉情绪根源何在，它已经开始损害周五聚会原有的那种气氛了；这种每周五的午餐聚会——杰克觉得面对这一事实有些痛苦——正在失去它往昔的热烈紧张气氛。有时，在概括某一关键论点之后，他有一种恶心、眩晕的感觉，好像是这同一论点早在一九七五年或一九六八年甚至在一九五九年就涉及过了。话说了半句，他的嘴就会停住不动，抵得结结实实，左右不自在，僵在了一种多重记忆磁道上无以解脱，因为用得过了头而粘住了。或者更糟糕的是，他听见自己的喉咙由于一种过熟的、矫揉造作的热情而鼓噪了起来，这在年方二十二岁时有可能还是合适的，但是到了四十三岁上就显得少了些节制、

谦恭以及他在不知不觉中追求的那种恰到好处的塞缪尔·约翰逊^①式的平衡了。在往昔,那惯常运用的分析手段不是更加洗练典雅,更加把握十足,更加富有成果吗?那年他和伯尼探讨“熵”的概念时,他们成功地剖析了它,干得非常漂亮,绝无眼下这么多的虚饰浮夸,僭称权威;在他们的手里,这概念绽开了,缓慢地、精确地、像一朵花一般,带有一种开放的,几乎可以称作是古希腊式的典雅;他迷上了“熵”这一概念。伯尼也一样,像一个体操运动员,一个魔术师那样令人眼花缭乱地飞身而入,由一个论点跳到另一个论点,光彩四射。“民主”的概念也曾风光一时——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在这概念上,从六月到六月,是在一九六五年吗?——还有“上帝之死”,这问题展开得很缓慢,但是最终还是引向了一些零散的、接近于明晰清澈的悟道时刻——至少可以说他们是以足够的勇气投入了讨论,没有被保罗·约翰·蒂利希^②和卡尔·巴特^③等所谓神学专家那种令人心寒、无处不在的阴影所困扰。但是,水门事件及由此而来的对美国道德的损害却只花费了他们半年时间,而今在“历史”这一概念面前——杰克回想起这一论题是伯尼建议的,而不是他本人——他们似乎是陷入了迷途,用一些老的,修补过的,有气无力的,偶尔还是讹误百出的论点凑数。杰克有时觉得他们只是在背诵大学本科教科书中的片段,而且并不很准确,比如说是《哲学基础一览》吧。很清楚,周五午餐会已经到了一个不稳固、一个充满危机的时刻,使杰克忧虑的是此刻换个地方有可能就意味着就此收场——而这一结局却是杰克所不愿设想的。

① 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英国作家、辞书编纂者。

② 保罗·约翰·蒂利希(1886—1965),德裔美国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

③ 卡尔·巴特(1886—1968),瑞士神学家。

“瞧，”他对伯尼说，在声音里添入了些热情，却又害怕听见自己故意做出来的刺耳男高音，“过去历史学家总把历史看作是一个连续体。而我们却没能看出实在是明明白白摆在那儿的情况。”

“我们？”伯尼把头往后一靠，发出了自卫之声。

“泛指的我们。大家。所有的人，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我们的大不幸是忽视起始。起始留不下什么印象，因为我们被锁定在只见现状的视角上。我们甚至于不愿意费心去承认什么微弱的胎动——”

“你不是想说，”伯尼说道，片刻之间闪现出他在周五惯常故意装作的讥讽口吻，“没有人承认对巴士底监狱的进攻吧？”

“我们就说他们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吧。”杰克稍稍停顿了一下，挪动挪动桌子下面的双腿。“一直到好几个人头落地才有人觉察这最终结果会是什么。而这个吗，”他说着把手麻利地由上而下划过空间，这是他和米德尔顿博士长期交往中学来的姿势，“这就是历史。”

“嗯—嗯。”

“当然，法国大革命也许并不是一个太好的例子。太像是个插曲。拿蒸汽机——”

“旧调重弹吗？”

“当蒸汽机首次被展示时，没有人起立高呼工业革命已经开始的重大新闻——”

“谢谢你了，杰克，今天请你别给我上工业革命的课了。”

“什么事让你不高兴啊，伯尼？”

“我们不是有过协议，不把工业革命叫做革命吗？”

“有过吗？”杰克问道。

“记得吗？我们都同意这是过分理想化了。过于装模作样，



丈夫的趣事

具有过多的瓶装历史的异味。而且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例子。界限过于含混。哪怕就只是这一次,给我来点有边有际的东西吧。”

“好吧,好吧!”杰克回答说。“我会这样做的。记得吧?我说过这一切都是我昨晚想到的,即历史是由结局构成的。”

“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伯尼问道。

“好吧,让我回溯再早些时候的事。你是不是还能记起曾有过一个叫哈丽雅特·波斯特的人啊?”

“哈丽雅特。有好多年没听见你提起哈丽雅特啦!”

“那么说你还真记得哈丽雅特·波斯特啊?”

“我当然记得哈丽雅特·波斯特。我怎么能忘记此人?”伯尼的脸上显露出一丝柔和,又带点感伤的表情,这是他当天第一次的笑容。

“有二十一年了,”杰克说道。“我想你早把哈丽雅特是谁给忘了。”

“她怎么啦?她不是在纽约州的某个地方吗?”

“罗切斯特市。”

“是罗切斯特大学吗?”

“不是吧!我不大清楚。”

“那好吧,”伯尼等了一下,有些不耐烦,“你刚才要说——”

“她写了一本书。”

“一本书?太令人难以相信了。老哈丽雅特真棒。我敢打赌里面会有好多色情玩艺儿。我记得和我见过的其他女人相比,她的臀部是最最削尖削尖的。真不知道时光的流逝会不会为她的后部做点好事——”

“这不是一部小说。实际上,也还没有问世。但是已经有预告了。在学报的新一期里。昨天邮寄来的。”

“《历史学报》吗？”

“在期刊封底。那儿有即将出版的新书目录。”

“你看怪吧，”伯尼越说越显兴奋，内心的激动几乎要溢出到皮肤外面了。“哈丽雅特的乳房也是非常非常奇怪的。真的。里面有轴承在摇晃。她不是也干历史这一行吗？”

“我就要谈到这事了。那书的书名——哈丽雅特的书——你是不是在听呀？——是《殖民前的印第安人贸易行为》。”

“上帝啊！”伯尼猛一下子坐得笔直，费劲地吸气。“我真是无法相信。”

两人沉默了片刻，杰克用手指敲打那嵬嵬的桌布，同时注视着伯尼的脸。外边街上，一辆汽车鸣响了喇叭。从罗伯托餐馆后部厨房里，传来了轻微的银质餐具的碰撞声音。

伯尼用自己的那块面包在盘子里快速打转悠。“老天啊，”他低声呻吟，张口吐舌，不由自主地轻轻发出表示瞧不起的咂舌声。“老天啊！”他有一张苍白的、机敏的三角形脸；眼皮的褶儿线条分明，嘴的样子有些怪，但有时能让人怜悯；也许是因为一种不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丑，女性会觉得他挺上眼，就和龅牙齿或罗圈腿对人的心灵作用一样。他总是在和害羞作挣扎，像是陷入了沼泽。“矮子全是这样的，”布伦达有一次告诉杰克说，“特别是长了红头发的矮子。”

“你知道，”伯尼终于发话了，费劲地把一个个字说出口，“有可能，”他又停住了，“哈丽雅特选定的方向跟你完全不一样。”

“但是伯尼呀，一年内出两部书？在同样一个总的——”杰克停住了；一声叹息把他的一口气一割为二。

“当今时候你弄不清楚，比起过去来，一切都是大大地专门化了——”

“我确实想到过和她联系一下。”杰克盯住伯尼看。“就是说



丈夫的趣事

打电话到罗切斯特去找她。不过突如其来地打行吗？”

“哎呀，为什么不呢？”

“不行。”他摇了摇头。“好吧，或许有可能。但是我想不该那样。”

“那条母狗。老实告诉你吧，我从来也理解不了你在哈丽雅特·波斯特身上究竟看到了什么可爱之处。那小小的金属做的乳房——”

“根据新书通告，有六百来页。还有地图、图表和罕见的木刻。过去从未发表过的稀有木刻。”杰克用手去够玻璃酒瓶，又为伯尼斟满了杯子；斟酒，即便是在罗伯托这种地方，也总会由于它的权势与逸乐内涵而使他感到阵阵激动。

“什么时候出版？”伯尼逼问道。他变得警觉起来，很急切的样子。

“惟一提到的是‘夏季出版’。”

“还好，基督保佑，现在还只是一月份。如果你加大马力，不是还有可能——？”

“一点希望也没有。我的意思是别自我欺骗了。我写了好多年才到现在这地步。至少还需要八个月才能看到校样。而这还是我走运的话。再说，我肯定是见鬼也弄不到什么稀有木刻——”

“但是这却是可能的呀。”在一圈乱蓬蓬红褐色头发下，伯尼的眼睛闪现出金色。“你得承认这是在可能性范畴之内的事。”

“就算是我想办法做到了——”

“过去我们管她叫性奇特，”伯尼回忆说。（杰克理解这种岔开本题的真正意义，这是一种好意。）“我想这是依那妖艳女演员厄莎·奇特^①才取的这外号。杰克，不过要是我说真的，”他眯

^① 厄莎·奇特(1928—)，美国歌唱演员。